

区域动态（拉美和加勒比）

2024年3月第2期

“巴西新工业”计划：卢拉政府重振工业的雄心与挑战

导言

当地时间1月25日，卢拉政府正式推出“巴西新工业”计划，全面阐述了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新工业化行动计划2024-2026年》从社会、经济和环境角度出发，将加强国家工业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巴西联邦政府预计将为该计划提供3000亿雷亚尔融资，以扭转过去数十年的去工业化进程。本期汇编将聚焦于“巴西新工业”计划提出的目标和举措，回顾巴西工业化曲折的历史进程，分析当代巴西工业衰退的原因，梳理劳动党政府的工业政策变迁及影响，探讨巴西再工业化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巴西新工业”计划的内容与评价

（一）“巴西新工业”计划的目标与举措

2024年1月25日，巴西联邦政府正式推出“巴西新工业”计划(Nova Indústria Brasil, 简称NIB)，标志着巴西在加强工业基础和促进创新方面迈出重要的一步。该计划由国家工业发展委员会(Conselho Nacional de Desenvolvimento Industrial, 简称CNDI)工作组起草，部署未来十年内的国家再工业化战略，目前已发布《新工业化行动计划2024-2026年》。根据已发布的文件，该计划的主要背景为：第一，加强工业发展是巴西实现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第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巴西经历了快速的去工业化过程，呈现生产工业初级化、产业链环节缩短和脆弱等特征；第三，巴西的出口集中在技术复杂度低的产品上，限制了巴西的贸易收益。

在这一背景下，“巴西新工业”计划将与其他政策相互作用，形成系统性的长期政策，其三大主要目标是：促进技术进步，从而提高国家生产力和竞争力，

创造高质量的就业机会；更好地利用国家的竞争优势；重新定位巴西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该计划提出了六项需在 2033 年之前完成的任务，并为每项任务制定了具体的目标。

表 1 “巴西新工业”计划的六大任务及其具体目标

六大任务	具体目标
建设可持续的数字化农业产业链，以保障粮食、营养和能源安全	农工部门在农业 GDP 中的所占份额从 23%提高至 50%；家庭农业的机械化率从 18%提高至 70%；家庭农业中的国产机械设备市场占有率至少达 95%；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
建设有韧性的健康产业经济综合体，以降低卫生系统的脆弱性，扩大医疗服务的覆盖面	国产的药品、疫苗、医疗设备和器械、材料及其他医疗用品和技术从 42%提升至 70%
建设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卫生设施、住房和交通，以促进城市生产一体化和人民生活福祉	通勤时间减少 20%；可持续公共交通产业链的国产率提高 25 个百分点（目前电动公交车的国产率为 59%）
推动工业数字化转型，以提高生产力	使巴西 90%的工业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确保新技术领域的国产份额提高三倍
推动生物经济发展、去碳化进程以及能源转型和安全，为子孙后代提供资源保障	促进绿色工业发展，将工业附加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 30%；将生物燃料在运输能源矩阵中的比例提高 50%；每年将工业对生物多样性的技术和可持续利用率提高 1%
推动事关国家主权和国防的技术发展	实现 50%关键国防技术的自主化生产

来源：巴西政府“发展、工业、商业与服务部”官网。

<https://www.gov.br/mdic/pt-br/composicao/se/cndi/missoes>.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巴西新工业”计划将采用三个核心工具。首先是可持续融资，将信贷额度、直接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政策结合起来，为基础设施和出口贸易等领域的转型和创新提供财政支持，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其次是改善商业环境，发展人力资本，简化监管程序，释放创新活力，为巴西产品开拓新的国际

市场，提高国家工业的竞争力。最后是提高国家购买力，利用政府在基础设施、可再生能源和卫生等关键领域的项目，促进和刺激工业发展，引导生产部门实现“巴西新工业”计划所制定的长期战略目标。

根据巴西副总统兼发展、工业与贸易部长杰拉尔多·阿尔克明 (Geraldo Alckmin) 向卢拉提交的《新工业化行动计划 2024-2026 年》，联邦政府将为“巴西新工业”计划提供 3000 亿雷亚尔融资。融资将由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银行 (BNDES)、巴西创新资助署 (FINEP) 和巴西工业研究与创新公司 (Embrapii) 管理，并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银行领导的“扩大生产计划” (Plano Mais Produção) 中落地实施。根据《巴西通讯社》 (Agência Brasil) 2 月 23 日报道，在“巴西新工业”计划发布后的一个月里，已获批 53 亿雷亚尔的预算用于支持创新、生产力、可持续性和扩大出口能力等方面的项目。加上去年批准的金额，该计划已通过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银行和巴西创新资助署发放了 780 亿雷亚尔的信贷。阿尔克明认为，这些数字显示了巴西工业政策刺激生产的潜力。他还表示，“巴西新工业”计划是公共和私营部门合作的重要引擎，推动工业迈向发展、创新、生产力提高、出口增加、更具可持续性和竞争力的新阶段。

(二) “巴西新工业”计划的反响与评价

根据《商业日报》 (Diário do Comércio) 2 月 29 日文章《巴西推进“新工业”政策》，近年来，从政治不稳定到影响国际市场的全球危机，巴西经济面临一系列挑战。在此背景下，制定一项既能加强传统部门、又能促进创新和提高竞争力的工业政策刻不容缓。强有力的工业战略对国家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商界领袖和学术界都对这一计划充满期待。

巴西媒体《NEXO》1 月 22 日文章《卢拉的新工业政策有哪些新内容》就该计划的优势和弱点，对两位专家进行了采访。巴西高等教育机构 Insper 教学研究所 (Instituto de Ensino e Pesquisa Insper) 经济学教授朱莉安娜·因哈斯 (Juliana Inhasz) 认为，此次的“巴西新工业”计划与劳工党采取的其他政策并无不同，仍是“换汤不换药”的保护主义政策。因哈斯指出，尽管该计划将拥有丰富的资源，但没有证据表明巨大的投资一定能带来相应的成果，目前仍无法确定如何实施才能确保计划可行且有回报。同时，接下来还需要考虑如何监督的问题。此外，她表示，“我们正在关注生产链的末端，却忘记了我们大力需要发展基础工业，

才能达到想要的目标”。例如，行动计划中提及了“工业现代化”和“工业园区”等，但是如果没有配套的基础设施，就无法实现这些目标。政府所谈论的生产力、创新、数字化、可持续性、出口等都是重要的话题，但目前巴西没有支持这些目标的工业基础和结构。“这就好比在没有房子的情况下试图加盖屋顶。如果我们的产业不具备创新能力、生产力、劳动力和基础设施，资金投入就有可能打水漂。”

相比之下，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发展与区域规划中心（Cedeplar-UFMG）经济学教授若昂·普拉特斯·罗梅罗（João Prates Romero）持有更加乐观的看法。他认为，与此前的类似政策相比，此次的新计划结构更好、更大胆。“巴西新工业”计划设计了六大任务，并配有每项任务的具体目标以及推行政策的具体工具。同时，该计划的指导原则也比以往更加明确，更加强调创新，旨在实现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提高生产力、扩大出口等。该计划的另一大优势是国家工业发展委员会的建立——发展政策涉及到不同的参与者，因此衔接至关重要，该委员会正是衔接各部委工作、确保实现共同目标的基础。然而，罗梅罗也指出，每项任务的方案都非常宽泛，尽管有一些明确的目标，但目前尚不清楚维持其效益的具体标准是什么。

二、巴西工业化的曲折历程与探析

此次推出的“巴西新工业”计划，实际上是对巴西去工业化问题作出的积极回应。20世纪80年代以来，巴西踏上了去工业化的进程，回归大宗商品出口的繁荣，主要集中在初级产品的出口。直至2022年，巴西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已缩减至23.9%，与1985年时的48%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巴西新工业”计划的出台，旨在通过新的战略布局和政策措施，推动巴西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接下来，本文将深入探讨巴西工业化的曲折历程以及当代巴西工业衰退的原因，以期更全面地理解这一新工业计划背后的深远意义。

（一）巴西工业化与去工业化的历史进程

巴西的工业化进程起步较晚，可追溯到20世纪初。直至1920年，巴西的产业工人数量已达到20万。在“新国家”时期（1937-1945年），热图利奥·瓦加斯政府（Getúlio Vargas）对巴西经济实施了有力的国家干预。直到1950年，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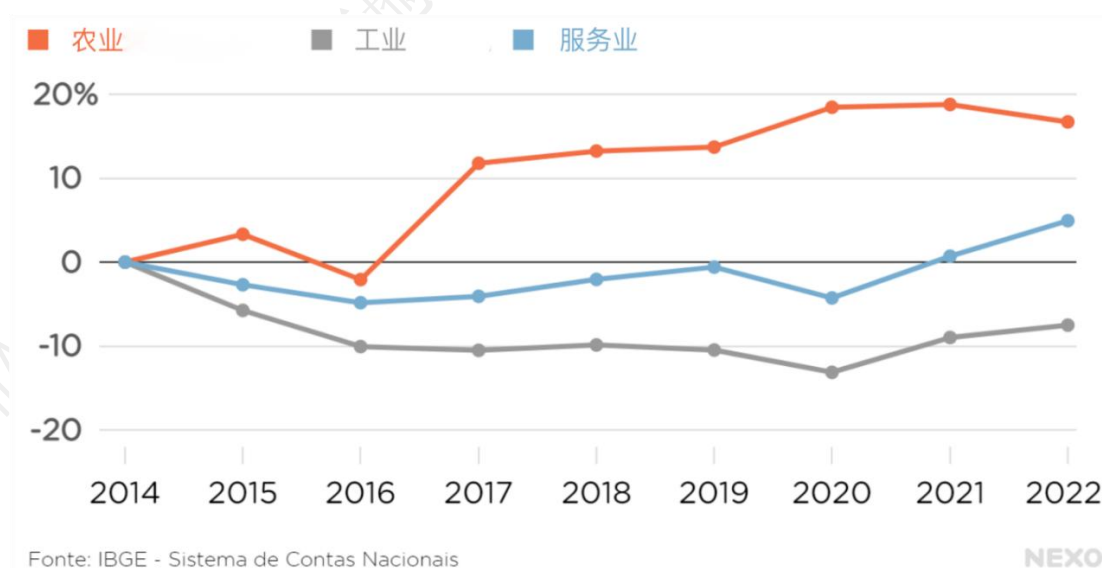
西在基础产业领域创建了一批重要的国有企业，如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巴西国家钢铁公司和巴西国家石油公司，这些企业为工业发展进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40年代，巴西的工业活动以每年11.25%的惊人速度增长。在此后的数十年中，为了支持工业发展，巴西对基础设施（包括港口、铁路、公路、电力等）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在强劲的国内消费市场的推动下，工业持续增长。这一进程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在此期间，巴西的工业结构实现了多样化和一体化。

自1980年起，巴西工业逐渐陷入衰退和停滞的困境，国家也经历了一段高通胀时期。到了20世纪90年代，巴西开放贸易并降低进口关税，这一举措为新的竞争者打开了大门，使得进口商品大量涌入巴西国内市场。

进入21世纪，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控制，价格逐渐稳定。在公共政策的推动下，巴西的消费市场开始呈现出增长态势。然而，巴西的制成品在国内和全球市场中却逐渐失去了原有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政府虽然刺激了消费，但工业部门却未能提高生产力和实现增长。2020年，当新冠肺炎席卷全球之初，巴西就深陷国内工业制造能力不足的困境。由于国内工业无法生产出合格的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巴西民众不得不转而使用布制口罩。最近，俄乌冲突再次为巴西敲响了警钟。巴西的农作物长期依赖国外生产的化肥，特别是来自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化肥。然而，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巴西无法再从这两个主要供应商处进口化肥，使得国内的农民陷入困境，显示出巴西在关键原材料供应方面的脆弱性。

图 1. 巴西经济三大产业的累计变化趋势 (2014-2022 年)



*图片来源:

<https://www.nexojournal.com.br/expresso/2023/07/13/como-lula-se-alinha-de-novo-a-industria-em-seu-terceiro-mandato>

在巴西工业发展停滞的同时，大宗商品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却日益凸显。大宗商品作为国际贸易的原材料，通常被视为低附加值产品，然而正是这些产品为巴西当前的贸易平衡提供了坚实的支撑。2001年，农产品、燃料和矿产品占巴西出口的比例尚不到一半。然而，仅仅十年后，这一比例已飙升至70%，且该部门的出口量和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仍在持续增长。巴西出口的主要产品包括大豆、玉米和棉花等农产品，铁矿石等金属，以及石油等资源。

近年来，巴西一直积极向中国等国家出口这些原材料，而中国则向巴西出售工业产品，形成了互补的贸易关系。随着世界人口的增加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全球对自然资源和粮食的需求也在不断上升。这意味着巴西商品的规模将继续扩大，以满足全球市场的需求。然而，巴西对大宗商品的高度依赖在贸易平衡中也潜藏着风险，一旦这些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下跌，巴西的贸易平衡将受到严重冲击。因此，重新提振工业，提高商品附加值，已成为巴西刻不容缓的任务。

(二) 当代巴西工业衰退的原因探析

如今巴西工业的核心问题在于，巴西的生产成本明显高于亚洲国家。根据圣保罗州工业联合会 (FIESP) 2013年的数据，巴西本国产品的平均价格比同类进口产品高出34%。这一现象背后是一系列复杂因素的交织，包括与中国商品的激烈竞争、汇率高估导致的货币升值、缺乏创新、高利率带来的融资难题以及国内消费的萎缩，还有国民生产体系中的隐性成本等。

由于中国等国家实行低价策略，一些巴西工业部门难以应对大量涌入的进口产品，其中纺织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自1990年以来，该行业一直饱受亚洲产品的激烈竞争之苦。对于巴西的服装品牌而言，从其他国家进口面料，专注于品牌打造成为了一种更经济的选择。由于竞争力不足，许多巴西本土的面料和服装厂纷纷陷入困境，甚至倒闭。

在汇率方面，一个具有竞争力的汇率会影响进口原材料和出口制成品的价格。当巴西货币过于坚挺时，企业不得不提高出口产品的价格，进而削弱其市场竞争

力。如果汇率保持平衡，则可以激励以出口为导向的投资。此外，汇率的变动还会影响企业家的投资决策。

另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便是所谓的“巴西成本”（Custo Brasil）。这一概念涵盖了巴西的生产成本及整体商业环境，涉及税收的数额、融资渠道的多样性与可获得性、劳资关系的和谐程度（即留住一名工人所需的经济成本）、道路与港口设施的质量以及整体基础设施的完善度，对巴西的供给条件产生了深远影响。圣保罗州工业联合会指出，巴西的税负较重，国内生产运输系统存在明显的瓶颈，这进一步推高了产品的最终售价。此外，巴西雇佣员工的成本相较于其他地区也偏高。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巴西成本”的主要内容，对巴西工业的发展构成了不小的挑战，导致其在《2021-2022年巴西竞争力》排名中下滑了10位（该调查由巴西全国工业联合会展开，基于对劳动力、融资、基础设施和物流、税收制度、商业环境、宏观经济稳定性、生产结构、教育与科技水平以及创新能力等九项关键指标的全面评估，对18个国家的竞争力进行了深入比较），从2010年的第6位跌落至2022年的第16位，落后于哥伦比亚、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据估算，“巴西成本”每年从在巴西运营的公司中“抽”走的资金高达1.5万亿雷亚尔，这一数额占到了巴西国内生产总值的20.5%。

三、劳工党政府的工业政策变迁及影响

根据巴西媒体《权力360》（Poder 360）2023年8月23日文章《工业政策有望释放国家增长的活力》，专家们普遍认为，三十多年来，公共政策在推动工业园区的发展、巩固现有基础以及遏制巴西的“去工业化”趋势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巴西媒体《NEXO》2023年7月13日文章《卢拉如何在第三任期再次与工业界结盟》显示，在卢拉的头两个执政期（2003-2010年），巴西工业部门就得益于政府多样化的激励措施，实现了显著增长。卢拉在任期内立场鲜明地表达了对发展工业的重视，不仅选择了具有工业背景的何塞·阿伦卡尔（José Alencar）担任副总统，还实施了一系列旨在激励工业发展的政策。其中，卢拉政府于2004年推出的《工业、技术和外贸政策》（PITCE）尤为瞩目，这一政策与前巴西总统费尔南多·科洛尔（1990-1992年）、伊塔马尔·佛朗哥（1992-1994年）和费尔

南多·恩里克·卡多佐（1995-2002年）等所奉行的理念截然不同。作为该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政府制定了关键的工业税收激励政策，特别是针对汽车和部分家用电器的工业产品税（IPI）的减免措施，这一举措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得以实施，旨在提振巴西经济。

此外，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银行（BNDES）在刺激工业发展方面也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提供优惠利率的信贷额度来支持企业。同时，政府还实施了“国家龙头”（campeãs nacionais）政策，即选取特定企业给予重点帮扶，形式包括允许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银行的投资部门“BNDESPar”持有这些企业的股份，以及以补贴利率提供长期信贷。

卢拉在头两个任期内所推行的工业政策与其经济管理的主要原则相得益彰，即通过提高消费水平来促进社会发展，以及通过刺激需求来推动经济增长。这一时期，巴西工业实现了强劲增长，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在巴西媒体《NEXO》2022年12月3日的采访中，巴西智库瓦加斯基金会（FGV）研究员塞缪尔·佩索阿（Samuel Pessôa）对卢拉执政期间经济发展政策的转变进行了深入剖析。他指出，卢拉的首个任期内（2003-2006年），在财政部长安东尼奥·帕洛奇（Antonio Palocci）的引领下，经济政策呈现出更为自由的倾向，这与之前所采取的政策方向相吻合。然而，随着吉多·曼特加（Guido Mantega）在2006年接任财政部长，卢拉的第二任期（2007-2010年）见证了经济政策的显著转变，国家开始主导经济发展，通过补贴选定部门和实施刺激政策，转向干预主义模式。

这种经济政策的根本性变化在迪尔玛·罗塞夫政府时期（2011-2016年）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和强化，尽管其基本框架保持不变。罗塞夫以提出的“新经济矩阵”（Nova Matriz Econômica）继续推行干预政策，甚至试图对利率和汇率等宏观经济进行干预。然而，这些干预措施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反而加剧了经济失衡。在罗塞夫政府执政初期，巴西工业化一度保持了增长态势。然而好景不长，自2014年起，巴西工业开始陷入衰退的泥潭，这一颓势一直持续到2016年，其中以2015年至2016年间的衰退最为剧烈。

佩索阿认为，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巴西经济的影响相对有限。尽管危机造成了暂时的损失，但巴西经济很快便恢复了之前的增长趋势。然而，北半

全球的金融危机促使公共部门加强对国家经济的干预，这为巴西政府实施激进干预政策提供了理由。正是这种试图强行改变宏观经济平衡的做法，最终促使2014年巴西经济的衰退。

随着国家投资的减少，工业部门也陷入了衰退的泥潭。许多经济学家一致认为，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劳工党政府采取的国家过度干预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虽然2018年和2019年巴西工业再次实现了增长，但每年的增长率均低于1%。然而，2020年的新冠疫情再次打断了工业复苏的势头，导致工业产值大幅下滑，全年下降了3%。尽管2021年和2022年巴西工业有所增长，分别达到了4.8%和1.6%，但到2022年底，该行业仍未恢复到2014年危机前的水平。从数据上看，巴西工业的增长率不仅低于农业，也落后于服务业。

四、巴西再工业化的机遇和挑战

2022年，卢拉重新当选巴西总统，竞选期间他郑重承诺将积极推进再工业化进程，这一方针在他的第三个任期中得到加强。2023年5月25日，卢拉与副总统兼发展、工业和商业部长阿尔克明在《圣保罗州报》（O Estado de S. Paulo）上联名发表文章，共同倡导“新工业化”战略，以创造更多优质的就业机会，维护并增进巴西的主权利益。

根据《巴西通讯》（Correio Brasiliense）2023年8月28日文章《巴西的发展取决于结构合理的工业政策》，为了促进巴西工业政策的重构，全国工业联合会（CNI）于2023年向卢拉政府提出了“工业复苏计划”（Plano de Retomada da Indústria）。联合会明确表示，此项计划的核心目标是协助巴西充分把握两大时代机遇：一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紧迫需求所带来的转型契机，二是数字技术在经济领域广泛传播和应用所带来的创新发展动力。

联合会主席罗布森·布拉加·德安德拉德（Robson Braga de Andrade）称：“鉴于巴西所拥有的自然资源优势、强大的食品生产能力、多样化的工业结构、生物燃料和生物经济的巨大潜力以及清洁的能源结构，巴西完全有能力在全球经济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此，我们必须转变思想观念，彻底摒弃过去那种将所有工业政策与过去错误等同起来的极端偏见。我们需要以全新的视角审视工业政策，把握机遇，迎接挑战，为巴西的可持续发展和繁荣贡献力量。”

《巴西通讯》（Correio Brasiliense）2023年6月20日文章《专家称巴西的去工业化并非自然发生》中，巴西利亚大学（UnB）经济系副教授、经济学家何塞·路易斯·奥雷罗（José Luis Oreiro）对巴西过早的去工业化进程表达了深深的遗憾。奥雷罗认为，巴西的去工业化进程并非自然演进的结果。多年来，巴西一直在“削弱其工业基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业部门成为了受监管和征税影响最大的领域之一。因此，奥雷罗强调，为配套落实新工业计划，巴西政府需要尽快采取措施确保工业在税收和监管方面得到公正的对待。他还指出：“税制改革无疑是推动再工业化的重要一步，但绝非一劳永逸的终极解决方案。”他进一步批评了巴西央行目前设定的高利率政策，并强调，改革应继续降低利率，同时保持汇率在较低水平。

巴西财经媒体《卡尔塔资本》（Carta Capital）2024年1月22日文章《新工业计划包罗万象，政府需担新任》中，弗卢米嫩塞联邦大学金融化与发展研究小组（Finde）的经济学家们表示，卢拉政府的“新工业”计划无疑备受期待，但要确保其成功，必须确保与宏观经济政策保持高度一致。然而这并非易事，因为去工业化趋势在近代史上屡见不鲜，特别是在拉丁美洲经济体中，而再工业化的探索仍属于新兴尝试。在进口替代时期，当工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时，政府规划即为经济政策的关键工具。然而，尽管国际环境有所改善，新自由主义的理念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此外，巴西等经济体因处于从属地位，其政策空间受到挤压，导致经济与国际流动性周期紧密相连。简言之，当外部条件有利、总需求增加时，国内利率往往会降低，财政也会相应扩张；当全球经济紧缩时，情况则截然相反。这种经济模式对生产性投资构成了限制，而生产性投资对经济的中长期增长至关重要，因为外围经济体的经济周期短且不稳定，往往会导致经济活力不足。

这种态势对再工业化构成了巨大挑战，因为再工业化依赖于公共和私人投资率的提升。这种增长不仅需要总需求扩张持积极预期，还需对这些预期保持高度信心。因此，研究小组指出，再工业化项目的成功关键在于两个条件：一是实施旨在维持需求增长和价格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以促进对未来投资回报的积极预期；二是制定能够降低投资新技术和可持续技术不确定性的产业政策。必须提供与所涉风险相匹配的融资条件，使改变生产结构的生产性投资变得切实可行。

研究小组还指出，为实现再工业化，卢拉政府需要采纳经济学家安东尼奥·巴罗斯·德卡斯特罗（Antonio Barros de Castro）提出的“增长公约”理念，并对其进行调整，以应对当下新的挑战，将其转化为“可持续发展公约”。在此情境下，所有宏观经济政策都应以完成国家预算规定的任务为目标。这就要求巴西重新评估国家及其机构的作用，特别是中央银行，应当使得货币政策服务于财政政策，而非相反。简而言之，“再工业化项目亟待创造一种制度环境，使政府各部门能够协调运作。”

注：本文摘自多家外文新闻媒体，不代表本公众号观点。

参考来源：

1. 巴西政府网站《新工业化行动计划 2024-2026 年》(Plano de Ação para a Neointustrialização 2024-2026)
<https://www.gov.br/mdic/pt-br/composicao/se/cndi/plano-de-acao/nova-industria-brasil-plano-de-acao.pdf>
2. 《商业日报》(Diário do Comércio) 2024 年 2 月 29 日文章《巴西推进“新工业”政策》(Brasil avança com política “Nova Indústria”)
<https://diariodocomercio.com.br/opiniao/coluna/inovacao-coluna/brasil-avanca-politica-nova-industria/#gref>
3. 《巴西通讯社》(Agência Brasil) 2024 年 2 月 23 日文章《“巴西新工业”计划今年已为工业项目拨款 53 亿雷亚尔》(Nova Indústria Brasil já liberou R\$ 5,3 bilhões este ano para projetos industriais)
<https://www.gov.br/mdic/pt-br/assuntos/noticias/2024/fevereiro/nova-industria-brasil-ja-liberou-r-5-3-bilhoes-este-ano-para-projetos-industriais>
4. 《NEXO》2024 年 1 月 22 日文章《卢拉的新工业政策有哪些新内容》(O que há de novo na nova política industrial de Lula)
<https://www.nexojornal.com.br/expresso/2024/01/22/o-que-ha-de-novo-na-nova-politica-industrial-de-lula>
5. 《圣保罗页报》(Folha de S. Paulo) 地理栏目文章《巴西经济是否正在经历非工业化进程》(Geografia - a economia brasileira passa por um processo de desindustrialização?)
<https://vestibular.uol.com.br/resumo-das-disciplinas/atualidades/geografia-a-economia-brasileira-passa-por-um-processo-de-desindustrializacao.htm>
6. 《权力 360》(Poder 360) 2023 年 8 月 23 日文章《工业政策有望释放国家增长的活力》(Política industrial

promete destravar crescimento do país)

<https://www.poder360.com.br/conteudo-patrocinado/politica-industrial-promete-destravar-crescimento-do-pais/>

7. 《行业门户》(Portal da Indústria) 文章《了解“巴西成本”是什么及其对巴西的影响》(Entenda o que é Custo Brasil e como ele impacta o país)

<https://www.portaldaindustria.com.br/industria-de-a-z/o-que-e-custo-brasil/>

8. 巴西参议院通讯社(Agência Senado) 2022年8月19日文章《独立200年后,巴西在世界贸易中仍未实现自给自足》(200 anos após Independência, Brasil ainda não é autônomo no comércio mundial)

<https://www12.senado.leg.br/noticias/infomaterias/2022/08/200-anos-apos-independencia-brasil-ainda-nao-e-autonomo-no-comercio-mundial>

9. 《NEXO》2024年7月13日文章《卢拉如何在第三任期再次与工业界结盟》(Como Lula se alinha de novo à indústria em seu terceiro mandato)

<https://www.nexojornal.com.br/expresso/2023/07/13/como-lula-se-alinha-de-novo-a-industria-em-seu-terceiro-mandato>

10. 《NEXO》2022年12月3日文章《“迪尔玛的领导下,干涉主义耗尽导致巴西走向衰退”》(‘Intervencionismo se esgotou sob Dilma e levou país à recessão’)

<https://www.nexojornal.com.br/entrevista/2022/12/03/%E2%80%98Intervencionismo-se-esgotou-sob-Dilma-e-levou-pa%C3%ADs-%C3%A0-recess%C3%A3o%E2%80%99>

11. 《巴西通讯》(Correio Brasiliense) 2023年8月28日文章《巴西的发展取决于结构合理的工业政策》(Desenvolvimento do Brasil depende de política industrial estruturada)

<https://www.correiobraziliense.com.br/cb-brands/brandedcontent/cni/2023/08/5120435-desenvolvimento-do-brasil-depende-de-politica-industrial-estruturada.html>

12. 巴西财经媒体《卡尔塔资本》(Carta Capital) 2024年1月22日文章《新工业计划包罗万象,政府需担新任》(Nova Indústria Brasil é esforço abrangente, mas exigirá um novo papel do Estado)

<https://www.cartacapital.com.br/economia/nova-industria-brasil-e-esforco-abrangente-mas-exigira-um-novo-papel-do-estado/>

13. 《巴西通讯》(Correio Brasiliense) 2023年6月20日文章《专家称巴西的去工业化并非自然发生》(Desindustrialização no Brasil não ocorreu de forma natural, diz especialista)

<https://www.correiobraziliense.com.br/economia/2023/06/5103260-desindustrializacao-no-brasil-nao-ocorre-de-forma-natural-diz-especialista.html>

IIAS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编译：李晓晓、付一诺

校对：叶慧玲

审核：拉美和加勒比组

IIAS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IIAS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